

A 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light-colored trench coat over a checkered shirt, stands against a dark background.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highlighting his face and the texture of his clothing. The English title 'NANXING QUANLI' is superimposed over the top of his head.

NANXING
QUANLI

A blue and white logo, possibly a publisher's mark, is locat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partially overlapping the man's arm.

男性权力

[法]罗歇·法扬著 倪维中译

NAN XING QUAN LI 男性权力

〔法〕 罗歇·法扬 著
倪维中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Roger

LA LOI

Editons Gallmard, 1957.

男性权力

[法]罗歇·法扬 著

倪维中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插页 196千字

ISBN 7-5059-0598-8/1.I·385

定价：2.60元

封面设计: 华 东
责任编辑: 张雅南

ISBN7-5059-0598-8/1·385

定价: 2.60元

波多·玛纳科^①的执政署座落在加里波第^②大街的拐角处，斜对着大广场，正面便是施瓦本人弗里德里克二世^③的宫殿。那是一幢光秃秃的五层楼：底层是监狱，二层作警察局，三层当法庭，四层住着警察局长，五层是法官的住宅。

八月的午休时间。小城冷冷清清。只有那帮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还站在大广场周围，固守着自己的岗位。他们把双手交叉在胸前，沿着墙跟伫立着。没有话语，没有动静。

监狱的百叶窗微微朝天启开。从百叶窗后面传来囚犯的歌声：

转吧，我的美人，转吧……

失业者听着犯人唱歌。他们自己没有唱。

唐娜·吕克莱茜娅待在五层的卧室里。她被囚犯的歌声吵醒了。

唐娜·吕克莱茜娅长得很美。她支起一条胳膊，在床上半躺着。新月形的睡衣上口裸露着胸脯，乌黑而浓密的长发散乱地披开，一直垂到腰间。要是在法国，人们也许会嫌她太高，太壮，但是在这个意大利南方省份，她被看作是美的典

① 波多·玛纳科，即玛纳科港。

②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③ 弗里德里克二世(1194—1250)，德国皇帝，意大利南部城邦和西西里国王。施瓦本是古代德国南部地区名。

型。这里的妇女除了临产者以外，个个都是被追求的对象。她的眼睛并不大，但总是流露着某种强烈的含意。在生命的这一阶段，她的感情中常常交织着愤怒、憎恨、以及某种敌视性的冷漠。

十年前，她刚刚结婚就来到了波多·玛纳科。尽管她是一位末等法官的妻子，而且人们对她在大城市福齐亚度过的青年时代的生活一无所知，但那时候大家都叫她唐娜。她的父亲是省里一名科级官员，膝下有一大群女儿，她是其中的一个。在波多·玛纳科，“唐娜”一词只表示某个家世悠久的地主的女儿或妻子。这里从来没有人叫过她“太太”或是尊称外国人用的“夫人”。她无疑就是唐娜，是跟古罗马皇后一样的一位女主人，女东家。

亚历山德罗法官——她的丈夫——走进卧室，捱到她的身边。

唐娜把他推开了。

“你不爱我了？”法官说。

她没有作声。接着站起身，走到窗边，打开一点儿百叶窗。一股热流从窗外袭来，扑到她的脸上。囚犯们这时候正唱着一首新近电台音乐节得奖歌曲：一支那不勒斯小调。唐娜·吕克莱茜娅探出身子，看到几只手扒在牢房的一扇百叶窗上，然后又看见窗上小薄片内黑黢黢的空隙里，有两只大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那人向伙伴们嘀咕了几句，霎时又出现几只亮闪闪的眼睛。歌声停住了。唐娜·吕克莱茜娅缩回了脖子。

她于是站直身子，向前方望去。

邮政大楼的平台上，邮务员们正躺在几把长椅上睡觉。施瓦本人弗里德里克二世宫殿塔楼投下一道阴影，笼罩在他们

身上。牵牛花藤挂着大朵大朵青绿色的牵牛花，从平台一直爬到塔顶。这些花儿黎明开放，等五点钟一见阳光，就自动闭合了。唐娜·吕克莱茜娅刚一结婚，就被丈夫从福齐亚带到波多·玛纳科来，年年夏天看到的都是这番景象。

大广场周围的墙根下，失业者在等待着，盼望某个需要雇人的佃农或管家会经过他们身边。可是，佃农或管家很少雇佣失业者，他们靠家里人就能经营柑桔园或柠檬园，就能在干硬的土地上栽种少量的油橄榄了。

大广场右边，一些工人在忙碌着。他们把一个个球形灯泡挂到一棵大松树的枝杆上（这棵松树据说是法国元帅，那不勒斯国王缪拉^①手植的）。这天晚上，市政府要在这里为避暑者举行一场舞会。

广场尽头是个平台，平台下方就是港口和大海。唐娜·吕克莱茜娅凝望着大海。海水自春末以来一直呈现着蔚蓝色，几个月里平平静静，没有丝毫变化。

亚历山德罗法官从妻子身后走过去，伸手按到她的腰部上。

“你在想什么？”他问。

唐娜转过身来。法官比妻子矮小，近几个月来更加消瘦，腰带也比过去宽松了。唐娜发觉他在打颤，太阳穴上渗着大滴汗珠。

“你忘记服奎宁了。”她说。

亚历山德罗走到梳妆台前，拿起水壶，把水斟到一只杯子里，然后吞下两片粉红色药片。他跟这一地区大多数居民一样，是个疟疾病患者。

^① 缪拉（1767—1815），拿破仑一世的表弟，法国元帅，1809年至1815年间为那不勒斯国王。

“我从来不想什么，”她回答。

亚历山德罗法官走进办公室，打开一本书。这是他的福齐亚书商刚刚为他寻得并寄给他的：《弗里德里克二世皇帝法律集》，维契奥·阿尔贝托著，1874年，都灵。^①书里的主人公就是十三世纪罗马皇帝、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普叶^①的国王施瓦本人弗里德里克二世。可是，亚历山德罗这时候发起烧来，无法继续阅读了。他于是躺到那张狭长的沙发上。自从唐娜·吕克莱茜娅要求跟他分房睡以来，他一直在这张长沙发上过夜。

隔壁房间里，孩子们在吵闹。女仆大概已经到楼梯间或监狱档案室凉凉快地睡觉去了：夏日的下午，要是还闷在顶楼她的那间卧室里，准会透不过气来的。唐娜·吕克莱茜娅来到孩子们的卧室，没说一句话，做了该做的一切。

囚犯们这时候唱起一支夏尔·特雷耐^②的歌。他们不懂歌词的含意，把它唱成了一曲悲歌。夏天的夜晚，大广场上的扬声器播放着意大利赛贡多电台的节目。囚犯们没完没了地唱着他们的歌。

二

“让我摸摸……”托尼奥恳求着。

他的手向把平纹布罩衫高高支起的胸脯伸去。

啪的一下，玛丽艾特打掉了这只手。

“我求求你，”托尼奥又说。

“我不！”她坚毅地回答。

① 普叶：古代意大利南部地区名。

② 夏尔·特雷耐（1913—），法国作曲家。

他把她逼到这座柱廊式建筑台阶下的一个阴影里。他们的周围洒满了热辣辣的八月骄阳，阳光火一般地炙烤着这片沼泽地。屋子里，人们还在睡觉，还在午休的沉沉梦乡之中。

托尼奥抓住姑娘的手腕，把她挤到了墙角上。

“放开我，要不我就喊了……”

经过一阵挣扎，她终于把他推开了。可是托尼奥还是缠着她不放。

“玛丽艾特，”他喘着气说，“玛丽艾特，我爱你……至少让我……”

“去跟我姐姐干这勾当吧！”

“你要是愿意……我可以舍弃一切……孩子、老婆、唐·恺撒……我把你带到北方去……”

托尼奥的妻子玛丽亚，也就是玛丽艾特的大姐，出现在门口台阶上。六年内，玛丽亚给托尼奥生了五个孩子。现在，她的肚子垂到了大腿上，乳房垂到了肚子上。

“你还跟她在一起！”玛丽亚喊道。

“别把唐·恺撒吵醒了。”托尼奥说。

“你呢，”她冲着玛丽艾特说，“你干吗找他？”

“我没有找他。”玛丽艾特反驳着，“是他死缠住我不放。”

“你这样喊，会把唐·恺撒吵醒的！”托尼奥责备说。

这时候，朱莉亚走出门来，站到台阶上。她是玛丽亚和玛丽艾特的母亲，没到五十岁，就老得弯弯扭扭，丑得象海水冲到沙滩上的仙人掌根，又干又瘪，皮肤发黄，两眼因痼疾而布满血丝。

“我不要你的男人！”玛丽艾特对着姐姐嚷起来。“是

他一天到晚缠住我不放。”

朱莉亚呵斥起玛丽艾特：

“你要是不乐意待在这里，”她喊道，“赶紧给我走！”

玛丽艾特对着母亲和姐姐昂起了脖子：

“你们爱怎么嚷，就怎么嚷吧！”她说，“反正我不去那个伦巴第人①的家！”

“你宁愿偷别人的汉子！”老朱莉亚吼着。

二层楼的廊柱间，启开了一扉百叶窗。唐·恺撒从阳台探出身。霎时间，沉默笼罩了一切。

唐·恺撒七十二岁，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当了皇家骑兵上尉后，除了身体稍稍有点儿发胖，别的什么也没有变化。他腰板硬朗，仍然是这一带杰出的猎手。

唐·恺撒的身后，卧室的阴暗处，显现出爱尔薇尔的侧影。

爱尔薇尔也是老朱莉亚的女儿。玛丽亚二十八岁，爱尔薇尔二十四岁；玛丽艾特十七岁。过去，朱莉亚和玛丽亚同是唐·恺撒的情妇；现在，爱尔薇尔是他的房里人。玛丽艾特还是姑娘。

“托尼奥，你听着！”唐·恺撒说。

“我听着您呢，唐·恺撒。”托尼奥回答。

他一直走到阳台下方，赤着脚，长裤上打着补丁，上身没穿衬衫，那件白褂子倒是刚刚上过浆。唐·恺撒要求他的所有亲信都穿体面的白上衣。托尼奥自从娶了玛丽亚后，就成了唐·恺撒的亲信了。

① 伦巴第人：居住在易北河和奥德河之间的日耳曼人，于公元六世纪侵入意大利北部，建立伦巴第国。

唐·恺撒站在阳台上，眺望着这一大片沼泽地。沼泽地那边是个湖泊，湖水从茂密的芦苇和竹子丛中辟开一条路，流向大海，同时浸沐着这座柱廊式建筑前的土堤。远处是地峡，上面复盖着一片白沙。再往前，便是波多·玛纳科湾了。唐·恺撒望着大海。海水几个月来没有一点儿动静。

“我听着您呢，唐·恺撒。”托尼奥又说了一遍。

朱莉亚和玛丽亚回到屋子里去了。玛丽艾特踩着轻快的步子，钻进了竹林，向一间用芦苇搭成的小棚子走去。这类芦棚都是唐·恺撒的渔民的住宅。

“我说，”唐·恺撒对托尼奥开口道，“你到波多·玛纳科去一趟。”

“是，我到波多·玛纳科去一趟。”托尼奥回答。

“你去邮局……去唐·奥塔维奥家……去盐烟局……”

托尼奥听一句重复一句，以证明他完全听明白了。

“你都记住了？”唐·恺撒问。

托尼奥又把自己该做的事重新说了一遍。

“我怎么去玛纳科呢？”托尼奥问。

“你想怎么去？”唐·恺撒反问。

“我骑朗勃雷塔^①去吧？”托尼奥说。

“你要是那么想骑，那就骑去吧！”

“谢谢，唐·恺撒！”

“现在，我要工作了。”唐·恺撒说，“告诉她们别吵闹。”

“她们不会作声的，”托尼奥说，“我向您保证。”

午睡时间过去了。唐·恺撒看到他的渔民从沼泽地上散

① 朗勃雷塔，以及下文提到的韦斯帕等，都是摩托车牌子。

散落落的芦棚中出来，向晒着渔网的土堤走去。他回到自己的卧房，然后走进古董收藏室。

托尼奥在楼下大厅里又跟女人们混到了一起。

“玛丽亚，”他说，“拿我的鞋子来！”

“你的鞋子？”玛丽亚问，“你干吗穿鞋子？”

“唐·恺撒答应我骑朗勃雷塔。”

“怎么，唐·恺撒让你骑朗勃雷塔，为什么？”

“他派我上玛纳科。”

“上玛纳科，你不能走着去吗？”

“他叫我骑朗勃雷塔去。”

“马达的响声会打扰他工作的。”玛丽亚说。

“他最讨厌马达声，”老朱莉亚说，“要不是政府恼火，唐·恺撒永远也不会同意把公路修到这里的。”

“他今天情绪很好。”爱尔薇尔解释说，“今天早上，一个渔民给他送来了一件古董。”

玛丽艾特回来了，带来了晚餐用的鱼。她把鱼放在大厅一角的壁炉下，然后背向众人，支起胳膊，凭倚在窗台上。她穿着白色平纹布罩衫，下摆一直垂到膝盖。罩衫里没有穿别的衣服。

玛丽亚去给托尼奥找鞋子。他的鞋和爱尔薇尔、玛丽艾特以及她自己的鞋一起都挂在一根柱子上。只有在节日里或者上波多·玛纳科做弥撒的时候，她们才穿鞋。

托尼奥瞅着玛丽艾特。玛丽艾特一直背对着他，倚在窗台上。

玛丽亚拿着鞋子回来了。

“你在瞧什么？”她问。

“给我穿上鞋！”托尼奥说。

大厅里有一张爵爷桌，桌面用整块橄榄木做成，桌前放一把十八世纪那不勒斯大安乐椅，金漆木扶手上雕着古怪可笑的人像。托尼奥坐到这把椅子上。除了唐·恺撒，从来没有人坐过这把椅子。

“唐·恺撒答应你骑朗勃雷塔？他简直疯了！”玛丽亚说，“天晓得你会逛到哪里去，几点钟才能回来。”

她跪到托尼奥跟前，给他穿上鞋。

“要是碰上唐·鲁杰罗，”托尼奥说，“我一定叫他好好看看：我们的朗勃雷塔就是比他的韦斯帕跑得快。”

“真的是……”玛丽艾特问，但是没有转动身子，“真的是唐·恺撒同意你骑朗勃雷塔吗？”

“他干吗不同意我骑？难道我不是他的亲信？”

托尼奥瞧着玛丽艾特。太阳已经西斜，阳光射到姑娘的胯部，映照出平纹布罩衫里两腿间的空隙。

“我也会……我也会开朗勃雷塔。”玛丽艾特说。

“谁教你的？”托尼奥问。

“你可别昏头昏脑地让她去开唐·恺撒的朗勃雷塔，啊！”玛丽亚叮咛着托尼奥。

“别罗嗦了，女人！”托尼奥说。

他站起身，走到马厩里，推出那辆朗勃雷塔，把它架在屋前的土堤上。女人们跟随着他，孩子们从四面八方围拢来。渔民们丢下手里正在摺叠的渔网，凑到他的身边。

“给我打桶水来！”托尼奥说。

朱莉亚和玛丽亚提着水桶去湖泊溢洪渠里汲水。托尼奥使劲把水注到勃朗雷塔的轮子里和挡泥板上，然后用麂皮吸干，擦净。

“喏，这么说，唐·恺撒准许你骑朗勃雷塔？”一个渔

民说。

“这很正常嘛！”玛丽亚说。

玛丽艾特站在一边，靠着屋前的台阶。

托尼奥按了按汽化器，使汽油升上来，然后检查变速杆是否挂在空档上，最后用若有所思的神态调整了油门手柄。

渔民们围得更近了，孩子们钻在他们的胯间。

托尼奥踩下起动踏蹬。踩了一脚，又踩了一脚，马达发动起来了。他又扳了扳油门手柄，马达越来越响，随后又轻下来，接着超速转动，最后达到了平稳。

“这是机器！”一个渔民说。

“它比韦斯帕转得还要圆！”另一个渔民说。

“要是我，我宁愿要一辆韦斯帕。”第三个人说。

“唐·恺撒买朗勃雷塔，”第一个人又说，“是因为他听说这种机器质量最好。”

托尼奥收起支架，跨上鞍座。他把变速杆挂到空档上，又进行一次加速。

玛丽艾特迅速跑上前去。

“带我去！”她说。

“好啊！是你在缠他！”玛丽亚喊道。

“我才瞧不起他呢。”玛丽艾特说，“可是，我要他在朗勃雷塔上带我走。”

玛丽艾特两手扶着车把。

“托尼奥，”她央求着，“让我坐到你的后边吧！”

玛丽亚绕到朗勃雷塔的另一侧，看着他们两人。

“早该问问唐·恺撒，看行不行。”托尼奥说。

“唐·恺撒会同意的。”玛丽艾特说。

“谁知道！”

“我去问他。”

“你们瞧瞧，” 爱尔薇尔插话道，“她竟然敢去打扰唐·恺撒！”

“你不想一想，” 托尼奥对玛丽艾特说，“唐·恺撒工作的时候，是不许任何人打扰他的。”

“你是他的亲信不是？” 玛丽艾特说，“带我走吧！”

“当然啦，我是他的亲信。” 托尼奥说，“不过，他现在是在托我去办重要事情，所以才让我骑朗勃雷塔。我问你：有谁在别人托办要紧事情的时候，带着个大姑娘呢？”

玛丽艾特撒了车把，走开了。

“倒霉的女人！” 她大声说。

她扭转身子，朝门前台阶走去。

托尼奥发动了马达，加快了速度，向桥头驶去，在竹林中消失了。

渔民们瞅着玛丽艾特。玛丽艾特一步步走上台阶。他们取笑她，话音很响，能使她听得清清楚楚。

“她要男人啰！” 其中一个人说。

“没有男人，嗨，就想骑朗勃雷塔。” 另一个人说。

“跟这样一台机器？” 第三个人说，“那可够受咧！”

三人哄然大笑。眼睛直盯着姑娘，姑娘急速地迈起步子，罩衫紧贴在大腿上。

她走到台阶上，对着他们回敬道：

“还是找你们的母山羊去吧，你们这帮子男人！”

沼泽地区的男人，比起自己的老婆来，有时更爱找母山羊。这是众所周知的。

玛丽艾特回到了屋子里。人们听到朗勃雷塔过了桥，在竹帘后面溢洪渠彼岸行驶着。

三

警察局长阿蒂辽延长了午睡时间。他后来被亚历山德罗法官的孩子们和唐娜·吕克莱茜娅吵醒了：他们正在他卧室的楼上大声喧闹。

阿蒂辽是个漂亮的男子，年纪四十岁上下。他赤着膊，走到梳妆台前，拿熏衣草香精喷了喷脸颊和腋窝，然后精心梳理头发，用美国新出的一种抗油污发腊固定住波浪起伏的发型。他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黑眼圈占去了面孔的一半。他穿上放在五斗橱上的白衬衫，这是妻子安娜为他准备的。夏天，他每天要换两件衬衫。接着，他选了一条领带，颜色与他的粗布西服十分谐调。与此同时，他的嘴里哼起刚才犯人们唱的夏尔·特雷耐那支歌。当然，他是懂得歌词内容的。他在中学里学过法文，大学里得过法学学士学位。

他穿好上衣，拉一拉下摆，把衣服弄得平平整整，然后在翻领的饰孔里插上一支石竹。这花是从窗台上那盆乔木状的盆栽里刚刚摘下来的。

他走进客厅。妻子安娜和加里波第大街五金店老板的女儿居丝碧娜正在那里做针线活儿。

安娜长着一头金发，肥胖而庸怠，父亲是福齐亚附近本省司法都城鲁赛拉的一名行政官。她家在该城素来受人尊敬，十三世纪的档案里可以查到这个家族的名字。亚历山德罗法官认为，^①她家是某个施瓦本人的后裔，这个施瓦本人是弗里德里克二世皇帝把他的南意大利王国的都城建在鲁赛拉的时候随身带来的。

居丝碧娜身材瘦削，长着一头黑发和一双疰疾病人的亮闪闪的眼睛。疰疾病已经把法官和唐·恺撒家的朱莉亚的脸烤得腊黄，居丝碧娜虽然还不到这一程度，但面色也已经变得象陶土一样灰暗无光。法官认为她是撒拉逊人^①的后代。弗里德里克二世对手下那批粗野的兵士失去信任后，便招募撒拉逊人攻打教皇，其中有一个连曾经驻扎在波多·玛纳科。

居丝碧娜正编织着一个胸罩。那是一条螺旋式卷曲的带子，戴上后不但能使乳房体积增大一倍，而且还能使它高高隆起。这一年，季娜·洛洛勃丽吉达和索菲娅·罗兰^②给意大利所有海滨浴场带来了最时新的衣着款式。

“局长先生，”居丝碧娜问，“你能让我高兴一下吗？”

“难道我什么时候拒绝过你的要求？”局长笑嘻嘻地回答。

“你说你同意了。”

“你就答应她吧。”安娜要求着。

“我看你倒已经同意了。”局长说。“你是不是要我派你去买冰淇淋？”

“买冰淇淋，我们不需要问你。”居丝碧娜笑着说，“我要求你的是：明天上午，你允许安娜夫人和我一起去海滨。”

“对了！”安娜说。

“安娜每次想去海滨，都可以陪你和孩子们一起去。”局长回答。

“你知道，我的意思是……”居丝碧娜执着地说。

① 撒拉逊人：中世纪欧洲人对阿拉伯人或西班牙等地穆斯林的称呼。

② 季娜·洛洛勃丽吉达和索菲娅·罗兰都是意大利电影明星。